

苏琪的多重身份如发亮的箭靶，让不怀好意的古老族群倾巢而出……

{南方吸血鬼}之九

Dead and Gone
全面启动

Charlaine Harris
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{南方吸血鬼}之九

Dead and Gone

全面启动

Charlaine Harris
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0-3231

Charlaine Harris

Dead and Gone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Charlaine Harris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Charlaine Harris, Inc. c/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
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面启动/(美)哈里斯著;高琼宇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(南方吸血鬼系列:9)

ISBN 978-7-02-008710-5

I. ①全… II. ①哈… ②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0124 号

特约策划:徐曙蕾

责任编辑:吴继珍
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全面启动
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

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710-5

定价 24.00 元

第一章

“白种人吸血鬼绝对不应该穿白色的衣服!”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大声强调。“目前我们摄影机偷偷追踪拍摄的对象是笛雯·唐,她变成吸血鬼大约只有十几年的时间,现在正为今天晚上的庆祝场合盛装打扮,你们看她挑的那几件衣服!实在错得离谱,根本不适合她的肤色!”

“她的脑袋在想什么啊?”另一位女子酸溜溜地品头论足。“简直就是还活在九十年代!你们看她挑的上衣——如果那个叫上衣的话,她的皮肤明明在大叫我要穿对比色,结果她选的是什么?象牙白!整个人活脱脱的像一个海夫牌^①的大型垃圾袋!”

我停下手上绑鞋带的动作,抬头打量节目接下去的发展,两位负责捍卫时尚的吸血鬼不止嘴巴上品头论足,最后还一起冲向那个不幸的受害者……噢,对不起语误,该说是幸运中奖的吸血鬼,预备强迫她接受全面性的外表整顿,改头换面一番,这份从天而降的惊喜大礼还是拜她朋友告的密。

① 海夫牌,美国常见的垃圾袋品牌。

“看起来大概不会很顺利。”澳大薇亚·范特评论道,虽然我的室友艾蜜莉亚·布德威几乎是用半强迫手段把她的师傅塞进我家里来——纯粹是基于我在情绪最脆弱的时刻无意间说出来的邀请——结果这样的同居安排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。

“笛雯·唐,这一位是吸血鬼杂志‘最佳衣着’的碧芙·雷韦托,我是陶德·希布鲁克,你的好朋友缇莎打电话来向我们求助,说你迫切需要服装方面的帮助!我们私底下针对你的穿着风格一连拍摄了两个晚上,发现——哎呀!”一只雪白的手在摄影机前方一闪而过,就在陶德的喉咙附近,随即消失无踪,留下一个血淋淋、红通通的伤口,摄影师的镜头聚焦在喉咙的地方,接着播出陶德颓然无力倒在地板上的画面,镜头又举起来追踪笛雯和碧芙两个女人缠斗的过程。

“啊,”艾蜜莉亚说道,“看起来是碧芙占了上风。”

“她比较有警觉性,”我说。“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是女性,但是让陶德率先进门?”

“我把她制服了,”碧芙得意洋洋地对着摄影机嚷嚷。“笛雯·唐,趁着陶德需要恢复,我们要先查看你的衣柜,一位很可能会长生不老的女孩子不应该打扮得很老气,我们做吸血鬼的眼光必须往前看,不能卡在老掉牙的时代,一定要站在流行的最前端!”

笛雯·唐发出哀叫的声音,“可是我喜欢自己的衣服!它们是我个人人格的一部分!你扭断我的手臂了。”

“别担心,会复原的。听好,你总不会想要被人冠上一个绰号,说你赶不上流行吧?时间在前进,你的脑袋不能卡在落后的过去!”

“呃,我想也对……”

“好极了!我现在要放开你,从陶德咳嗽的声音来判断,喉咙的伤势肯定有了改善。”

我关掉电视机,低头绑上鞋带,对着最近刚迷上“吸血鬼实境秀”的室友艾蜜莉亚摇摇头,再从衣柜里面拿出红色的外套,这件衣服提醒了我,自己和吸血鬼之间还有一个真正的大问题尚待处理。算算时间,内华达州的吸血鬼国王并吞路易斯安那州已经有两个半月了,在这一段

时间里，艾瑞克·诺斯曼一直全神贯注急于想要巩固自己在新王国中的地位，并且审慎评估往日残余的旧势力。

我们本来要约时间讨论关于艾瑞克新近恢复的记忆，结果一延再延，而在那一段因咒语笼罩而暂时失去记忆的日子里，我们曾经共度了好些奇特又紧密连结的时光。

“我现在去上班，你们今晚有什么计划？”我直接问艾蜜莉亚和澳大薇亚，省得先在自己脑海里听到。同时穿上外套，路易斯安那北部不像真正的北方那么冷，但是入夜的气温会降到华氏四十度，比现在冷很多。

“我的外甥女和小孩要带我出去吃晚餐。”澳大薇亚说道。

趁着老妇人低头缝补衬衫，我和艾蜜莉亚惊讶地对看一眼，自从搬来我家以后，这是她的外甥女第一次来找她。

“今天晚上崔要和我一起去酒吧。”艾蜜莉亚匆促地回答，掩盖尴尬的停顿气氛。

“所以我们在莫洛特见啰。”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。

澳大薇亚说道：“噢，糟糕，针线的颜色用错了。”她起身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
“看来你和帕梅拉已经宣告分手了？”我问艾蜜莉亚，“你和崔的交往似乎发展得很稳定。”我把白衬衫的下摆塞进黑长裤里，朝壁炉上的旧镜子看了一眼，头发跟往常一样绑成马尾辫，有一小绺散开了，被我塞了回去。

“帕梅拉只是一时的迷恋，我相信她对我也有同感，至于崔，我是真心喜欢。”艾蜜莉亚说道，“他不光没把爸爸的钞票放在心上，也不担心我是女巫，闺房里的表现更是棒得没话说，我们相处非常愉快。”艾蜜莉亚露出那种猫咪吃了金丝雀一般满足无比的笑容，即使外表像个身材健美、家住市郊的年轻妈咪——短发闪亮，牙齿雪白，笑容甜美，眼神清澈、坦率——但经常是“性致”勃勃（按我的标准看），而且对象和范围都不拘。

“他是个好男人。”我说，“你看到过他变成狼的模样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但我充满期待。”

我从她近乎透明的脑袋里瞥见一丝端倪，几乎吓得跳了起来。“这么快？他们要公开了？”

“你可以别这样吗？”艾蜜莉亚对我的透视能力通常都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看待，但是今天例外。“我必须帮别人保守秘密啊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真心道歉，但也忍不住为自己叫屈，毕竟在家里应该可以松懈一下，不需额外花力气去绷紧神经，因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一种艰苦奋斗的过程。

艾蜜莉亚立即说道：“我也觉得很抱歉。哎，要预备出门了，等会儿见。”她步履轻快地走上楼梯。几个月之前她才和我一起回这里，在那之前二楼的空间大都闲置着，她离开新奥尔良的时间刚好和卡特里娜风灾擦身而过，不像澳大薇亚的经历那么凄惨。

“拜拜，澳大薇亚，祝你玩得愉快！”我嚷嚷道，从后门出去开车。

我沿着漫长的车道穿越森林转上蜂雀路的时候，心底纳闷，艾蜜莉亚和崔·道森持续交往的可能性有多大。崔是狼人，专长摩托车修护，偶尔也兼做待价而沽的保镖；艾蜜莉亚则是前景可期的女巫，父亲的事业发了，他很有钱，卡特里娜飓风不仅没有损及他的财力，大部分存放在仓库的材料都安全度过了飓风的袭击，让他有接不完的工作，持续十几年都不会有问题。

按照艾蜜莉亚的思绪，今晚是个大日子——不是崔要向她求婚，而是要“现身”，他的双重身份对我那热爱稀奇古怪事物的室友而言是一个大的加分。

穿过员工出入口，我直接走进萨姆的办公室，他就坐在办公桌后面，“嗨，老板。”萨姆向来痛恨处理琐屑的账务，眼前可能是不得不做，也可能是借这一招让自己分心，因为他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，头发比平常更乱，草莓色的波浪像光圈似的罩在头顶上。

“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今晚了。”他警告。

萨姆肯预先通知，让我引以为傲，我不由露出微笑，我们向来很有默契。“我准备好了，一定在场表示全心的支持。”

我将皮包放进办公桌的抽屉，走过去系上围裙，跟霍莉交班。工作交接完毕，并讨论过今天晚上的顾客以后，我又多补充一句，“建议你今天晚上不要立即离开。”

霍莉敏锐地看了我一眼，她最近决定留长发，染了的发尾看起来很像沾上黑色的沥青，大约长长一寸的发根露出天生的浅咖啡色发色，因为她一直有染发的习惯，甚至让人忘记她本来的颜色了。“这件事值得我约会迟到，让霍伊特晾在那里等待吗？”她问道，“他和科迪简直是情投意合，两个人常常玩到连屋顶都要掀开了，不过我依旧是科迪的妈咪。”霍伊特本来是我哥哥詹森最要好的死党，结果被霍莉接收了，现在成了她的追随者。

“你应该多留一会儿。”我暗示地朝她扬扬眉毛。

霍莉说道：“狼人吗？”看到我点头证实，她的脸顿时亮了起来。“噢，天哪！艾琳肯定要发疯了！”

艾琳是我的同事，我们曾经是好朋友，但在几个月以前，她被一大串男朋友的其中一位影响，开始热衷政治，现在的立场简直就像站在匈奴王阿提拉的右翼，尤其是关乎吸血鬼的议题更是激进，还进一步加入那种名存实亡的教会组织太阳兄弟会。此时此刻她站在她所负责的桌子旁边，和她的男朋友魏特·史布林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。史布林是太阳兄弟会的重要干部，白天在什里夫波特市的家得宝公司任职，不仅头发秃了一大块，还挺了个啤酒肚，不过这些都不是关注的重点，我只在意他的政治立场。他旁边理所当然地跟了一个好兄弟，因为太阳兄弟会的人似乎都是出双入对的——这个习性酷似他们即将认识的另一个少数族类。

我哥哥詹森和朋友梅尔·哈特坐同一桌。梅尔在良辰镇汽车零件厂工作，跟詹森同年，三十一岁左右，身材结实、瘦削，一头浅棕色的长发，留着小胡子，长得不错。詹森最近和他几乎形影不离，这也难怪，大概想填补霍伊特留下来的空隙吧，少了死党让詹森浑身不自在。今晚他们各自带了约会的对象，梅尔已经离婚，但詹森不是，按道理不应该公开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不过在场的没有人忍心怪罪他，因为詹森的妻

子克里丝塔曾经被捉奸在床，外遇的对象也住在良辰镇上。

听说怀孕的克里丝塔已识相地搬回哈萨特去投靠亲戚，(哈萨特社区里任何一个亲戚的家都愿意腾出一个空房间来让她居住，那个地方的规矩就是这样。)哈萨特也是梅尔·哈特的出生地，不过他是少数的例外，宁愿移居到其他地方。

比较让人意外的是我的前男友比尔和另一个吸血鬼克蓝西坐在一起。即便是个活死人，我对克蓝西的感觉却是避之唯恐不及，他们桌子上各自有一瓶真血牌的饮料，然而克蓝西绝不是那种无事就跑酒吧喝一杯的类型，比尔当然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

“嗨，朋友，需要再来一瓶吗？”我尽可能地装出笑脸问道，只要比尔在附近，就会让我神经紧张。

“谢谢你。”比尔很有礼貌，克蓝西则不发一语地直接把空瓶子推向我。

我走到吧台后面从冰箱里拿出两瓶人造血，打开瓶盖放进微波炉里(加热十五秒正好)，再拿出瓶子稍微摇晃以便混合均匀，然后把温热的饮料连同新的餐巾纸端去给客人。拿出饮料的时候，比尔冰冷的手指轻轻地碰了我一下。

“如果你家里需要人帮忙，请打电话给我。”他说。

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，只不过无意之间再度彰显出我目前缺乏男朋友的生活模式。比尔的家和我的房子就隔着一片墓园，遥遥相对，以他平常喜欢在夜晚到处漫游的习惯，肯定对我家里出入的人口了如指掌。

“谢谢你，比尔。”我强迫自己对他微笑，克蓝西则是一脸不屑的表情。

崔带着艾蜜莉亚走进酒吧，先让她就座之后才步向吧台，途中一路跟其他人打招呼。萨姆从办公室出来加入肌肉男的行列，对比之下，崔至少比我的老板高五英寸，壮硕两倍，两个人相视而笑。比尔和克蓝西顿时提高警觉。

本来播体育节目的电视突然在中场休息时段打出插播信号，一连

串的哗哗声引起顾客的好奇,纷纷转向电视机的方向,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除了少数交谈的声音之外,酒吧逐渐安静下来。银幕上不断闪烁着“特别报导”几个大字,重叠的画面下出现一个短头发,表情非常严肃的新闻播报员,他用郑重其事的口吻说道:“各位观众,我是马修·贺罗,现在插播一个特别报导,就像全国各地的电视台一样,什里夫波特市的摄影棚也有一位特别来宾莅临现场。”

摄影机的镜头往后拉呈现出整个画面,除了主持人以外,还有一个美丽的来宾,对着镜头微微地挥挥手。她看起来有点眼熟,穿了一件宽松的夏威夷式姆姆装,就上电视的造型和服装来说,这样的打扮有些稀奇古怪。

“这位是派翠西亚·克莱米小姐,大约几星期前才搬到什里夫波特市定居,派蒂——我可以称呼你派蒂吗?”

“还是叫派翠西亚吧。”黑发黑眸的女郎更正道。我想起来了,她是欧喜德最近刚吸收的族群新成员之一,本人长得跟银幕上的一样漂亮,姆姆装没有包裹到的部分都显得健美而结实。她对马修·贺罗露出笑容。“今天晚上我来这里,背后所代表的是好些住在你们当中很多年的居民,自从吸血鬼一族成功地公开身份以来,我们终于决定也要起而效尤,向你们宣布我们的存在,毕竟吸血鬼已经死了,连人类都算不上,但我们跟普通的活人没两样,唯一的差异只有一项。”萨姆提高电视机的音量,本来坐着的顾客纷纷转动身体,盯着电视机要看个究竟。

主持人的笑脸变得很僵硬,焦虑不安的反应显而易见。“听起来很有趣,派翠西亚!你——你究竟是什么?”

“谢谢你的问题,马修!我是狼人。”派翠西亚的双手抓着膝盖,两脚交叉,看起来精力充沛,足以担任二手车市场的销售员。看来聪明的欧喜德挑了一个最佳人选,再者,万一计划出错害得她当场被杀,呃……至少损失不大,她只是一个新面孔。

这句话一传开,整个莫洛特酒吧几乎是鸦雀无声,比尔和克蓝西双双起身站到吧台旁边。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他们的出现是为了以防万一,需要的时候便于在场维持秩序,应该是萨姆特意请求他们协助的。

崔开始解开衬衫的纽扣，萨姆穿了一件长袖 T 恤，直接拉过头顶脱下来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满月的时候就会变成狼吗？”马修·贺罗无法控制颤抖的嗓音，毕竟听到这里，还要记得挂上笑脸和保持饶有兴趣的表情，真的很不容易，他做得很费力，效果却不明显。

“几乎随时都可以。”派翠西亚耐心地解释，“如果碰到月圆的时间，我们多数人就必须变身，但只要是纯种的变形动物，即使在其他时间也可以变化外形。变形人有很多动物类型，我自己是变成一只狼，这是半兽人当中数目最多的一类。现在我要开始示范这个奇妙的过程，请不要害怕，我不会受伤的。”她脱掉鞋子，依然穿着姆姆装。我突然明白，她之所以穿这种衣服是为了不用面对镜头宽衣解带。派翠西亚起身跪在地板上，再一次微笑地对着镜头，整个身体开始扭曲走样，周围的空气弥漫着魔法的力量，不住地抖动。莫洛特里每个人都张着嘴巴发出“噢噢噢噢”的惊叫声。

当派翠西亚在电视银幕上开始展现变化过程之后，萨姆和崔也跟着依样画葫芦地当下示范，两人身上都穿着不介意会扯成碎片的内衣裤。酒吧里的顾客两头忙碌，一方面要看电视上的妙龄女郎屈身变成一只满口白色獠牙的生物，另一方面又紧盯现场的奇观，看着他们认识多年的两张熟面孔进行相同的变化过程，惊叫的声音此起彼落，大多数的用语都不适合在讲究礼貌的社会中重述。詹森约会的女伴蜜雪儿·舒伯特甚至不愿意错过好戏地站起身来看个仔细。

我真心为萨姆感到骄傲，决定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，毕竟他在这里做生意的利润大小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是否广受欢迎。

不到一分钟一切就宣告结束。本身是罕见的纯种变形人的萨姆幻化成他最熟悉的外形，一条牧羊犬，跑到我的面前高兴地汪汪几声。我弯腰拍拍他的脑袋，牧羊犬伸出舌头对着我嘻皮笑脸。崔的动物外观引发比较剧烈的戏剧效果，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郊区很少出现大型狼的行踪，老实说大家一看到当然会害怕，人们不安地欠着身体，若不是艾蜜莉亚适时地蹲在崔的身旁并且伸手抱住狼的脖子，在场的

人很可能会吓得落荒而逃。

“他听得懂你们的对话。”艾蜜莉亚挂着真诚迷人的笑容转向最近的那张桌子,充满鼓励地告诉他们。“嘿,崔,把杯垫拿过去给他们。”她拿起酒吧的杯垫。狼形的崔·道森无论里外都是一位不容人小觑的斗士,他慢条斯理地咬着杯垫走过去,放在女顾客的腿上。对方迟疑地眨眨眼睛,最后才决定选择露出微笑。

萨姆舔着我的手。

“噢,我的天!”艾琳大声叫嚷,魏特·史布林和他的同伴猛然站起来,虽然有几位顾客显得焦躁不安,但没有人发出如此激烈的反应。

比尔和克蓝西依旧面无表情地纵观全场,显然做好应变的心理准备随时处理麻烦,不过这次的公开似乎进行得很顺利,不像上一次吸血鬼大揭秘的那天晚上事态那般的棘手,即使事隔这么多年,那可是主流社会面对一连串破天荒震惊事件的第一遭,随着时间的流逝,吸血鬼的存在逐渐被美国人认同和接受,但是公民的权利仍然有诸多限制。

萨姆和崔开始在人类顾客当中游走,接受一般人的抚摸和轻拍,仿佛他们是普通驯养的动物。这时候电视上的主持人面对美丽的派翠西亚所幻化成的白狼,竟然不住地颤抖。

“耶,你们看,他竟然吓得一直在发抖!”负责打杂并且担任厨房帮手的狄雷格突然说道,跟着哈哈大笑。这句话立刻让莫洛特的酒客自觉高人一等地放松下来,毕竟他们面对变形人的态度相较之下镇静沉着多了。

詹森的新伙伴梅尔说道:“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让人害怕,就算偶尔会脱毛又怎样!”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,酒吧的气氛整个轻松下来,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,有点小讽刺的是假如詹森和梅尔也跟着变形的话,现场的人肯定笑不出来,虽然詹森无法完全变化,但他们都是豹人。

笑声收敛以后,我感觉一切都没有问题了,比尔和克蓝西最后一次慎重地环顾周围,终于返回位子坐下来。

魏特和艾琳夹在良辰镇的市民当中面对如此惊人的消息,流露出

错愕的表情。我看得出来艾琳非常困惑、茫然，一时不知道要做何反应，毕竟萨姆是我们多年的老板，除非想丢掉工作，否则她很难大肆抨击，然而我也察觉到她困惑的情绪后面紧跟着恐惧和越叠越高的怒气。一旦碰到不了解的事物，魏特的反应只有一种，就是憎恨，偏偏恨是有传染力的，他和同伴对看一眼，两个人的脸色变得很阴沉。

纠杂的思绪在艾琳的脑海中翻腾，就像彩券的号码球在桶子里不住地滚来滚去，很难判断哪一颗会先冒出头来。

“神哪，劈死他们！”艾琳突然慷慨激昂地大叫，看来交战之下是憎恨的情绪占了上风。

有些人嚷嚷：“噢，艾琳！”他们都支起耳朵聆听。

“这些人不止冒犯神，也违反大自然！”艾琳愤愤不平地大声指控，高涨的怒火让她激动得连染红的头发都在发抖。“难道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孩接触这一类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们的儿女老早就接触过了，”霍莉跟着拉开嗓门。“只是不知情而已，况且他们并没有伤害人。”她适时地起身仗义执言。

“如果不进一步消灭他们，老天爷会来惩罚我们！”艾琳激动地伸手指着崔说道，这时候她的脸涨得跟头发一样红通通的。魏特一脸嘉许地看着她。“你们还不明白吗！如果不把世界从他们手里夺回来，大家都要下地狱。你们看，他们找谁来这里帮忙维持人类的秩序！”她一挥手转而指向比尔和克蓝西，不过因为他们已经回到座位上，艾琳的论点顿时丧失了很多说服力。

我把托盘放在吧台上退开一步，双手握成拳头。“我们大家在良辰镇相处得很融洽，”我蓄意地维持冷静、平稳的口气。“唯一不高兴的人似乎只有你，艾琳！”

她环顾整个酒吧，试着在顾客当中寻找立场相同的盟友，毕竟这些脸孔都是平日非常熟悉的，而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话居然没有引起现场大多数人的共鸣，感到非常震惊。萨姆走过去坐在她面前，用那对美丽的狗眼睛定定地看着她。

为了以防万一我朝魏特靠近一步。他心里正在盘算是否要扑向萨

姆,然而谁会狠心去欺负一条讨喜的牧羊犬呢?连魏特自己都觉得这种举动很荒谬,以致他更加痛恨萨姆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!”艾琳对着萨姆嘶吼。“竟然欺骗我这么多年!我一直以为你是人类,不是该死的超自然生物!”

“他是人类啊,”我插嘴。“不过就多了另外一张脸而已。”

“你!”艾琳说得咬牙切齿,“你是他们当中最诡异、最不像人类的!”

“嘿,等一等!”詹森跳起来嚷嚷,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,梅尔跟着加入战局。他的女伴有些惊慌,但詹森的女朋友依旧面带笑容,“不要欺负我妹妹,她曾经替你照顾小孩,帮忙清理你的拖车,还好心地听你诉苦那么多年,现在你却翻脸不认账,这算哪一门子的朋友?”

我目瞪口呆地僵立在那里。詹森并没有转过脸来,这和他平常的作风大相径庭,难道我哥哥终于成熟了一点点?

“我是正常人,当然不愿意和你妹妹这一种违反自然法则的怪胎同流合污!”艾琳气冲冲地伸手扯掉身上的围裙,对着牧羊犬宣布:“我要辞职,我不干了!”接着迈大步走向萨姆的办公室去拿皮包。酒吧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坐立不安又心情沮丧,一半的人非常关注形势的发展,另外四分之一则维持观望的态度。萨姆像一条悲伤的小狗发出哀鸣声,低头把狗鼻子埋在脚掌里。这一副模样引来哄堂大笑,剑拔弩张的气氛就此一笔勾销。我目送魏特和他的伙伴从前门离开,心情跟着放松下来。

我有点担心魏特或许跑去货车拿来福枪,便朝比尔使了个眼色,他尾随在后面离开酒吧,过了一会儿才回来,对着我点头证实太阳兄弟会的家伙的确开车走掉了。

等到艾琳砰然关上后门,剩余的夜晚平安度过。萨姆和崔走回办公室去变回原貌并穿上衣服,事后就回到吧台后方的岗位上继续工作,仿佛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崔回到座位上,艾蜜莉亚探身吻了他一下。接下来的一阵子,人们不自在地躲开他们,不时在暗中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大约一小时左右,莫洛特酒吧的气氛终于逐渐恢复正常了。我主动递补,过去服务艾琳的客人,并且特别费心地招待那些对今晚事件

持犹豫立场的客人。

那天晚上人们似乎抛开顾忌喝得特别尽兴，他们或许对萨姆的另一个面貌依然忧心忡忡，却很乐意照顾他的生意，把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。比尔直视我的眼睛，举手道别，和克蓝西一起离去。

詹森试了一两次，希望引起我的注意，他的好兄弟梅尔特意对我露出友善的笑容，他的身材比我哥哥高一点，也比较瘦，但两个人同一种调调，都是那种不爱动脑筋，凡事靠着本能和直觉做事的类型，不过梅尔似乎有一个优点，不会像霍伊特以前那样对詹森的主意一概言听计从，不敢违抗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相当短，但他似乎是一个还不错的家伙，也是少数几位不愿意住在哈萨特社区的豹人之一，这可以算成另一个优点，也可能是他和詹森因此形影不离，变成好兄弟的原因，一方面像其他的豹人，但又有所区别。

如果有机会再一次和詹森说话，我很想问一个问题，对所有的狼人和变形人而言，今天是一个无比重要、意义深远的日子，他为什么没有抓住机会让自己在镁光灯下出一番风头呢？詹森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变成豹人的经历，即使是因为后天被咬而不是天生成的，换句话说，他不像梅尔与生俱有变化的能力，而是另一个豹人一再咬噬，才让他感染病毒（或类似的东西）。变形后的詹森充满男子气概，浑身都是毛发，有一张豹脸和爪子，他跟我形容的模样很吓人。因为看起来不够好看，哥哥还因此苦恼无比。但梅尔是纯种的豹人，变身以后看起来威风凛凛，神气得很。

很可能所有的豹人都被要求保持低姿态，毕竟美洲豹一出现肯定会吓死人，稍微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只像豹那么硕大又致命的动物走进莫洛特酒吧，顾客的反应一定是慌张失措，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，即便透视变形人思绪的难度比透视寻常人高很多，我依旧能够察觉到两个豹人失望沮丧的情绪，看来这是豹人的领袖凯温·诺瑞斯的决定。这一招很高明，凯温。我在心里不由称赞。

酒吧打烊以后，我走进办公室拿皮包，顺便给了萨姆一个拥抱。他看起来疲惫透顶，但心情颇为愉快。

“你感觉还好吧？”我关心地问道。

“嗯，终于可以公开我的真面目了，感觉好自由。我母亲也答应要在今天晚上跟继父揭露她真正的身份，我正在等她的电话。”

果不其然电话铃适时地响起，萨姆笑容满面地拿起话筒。“妈妈？”他说道，脸色突然大变，仿佛有一只手抹掉了原先的表情。“唐？你说你做了什么？”

我坐到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安静等待，崔走进来要跟萨姆说拜拜，艾蜜莉亚跟在后面，两个人同时僵在门口，焦急地等着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噢，天哪！”萨姆惊呼一声。“我马上赶过来，今晚就开车上路。”他轻轻地挂上话筒。“唐对着我母亲开枪，”他说。“就在母亲变身之时，竟然对着她开枪。”我从来没看过萨姆如此悲痛的表情。

“她死了吗？”我害怕知道答案。

“没有，还活着，目前人在医院里，锁骨碎裂，左肩膀上方有枪伤。他差一点就要了她的命，如果不是她跳了起来……”

“我觉得很遗憾。”艾蜜莉亚难过地说。

“我可以帮忙吗？”我主动问道。

“我不在的时候请你张罗酒吧的生意。”他甩掉震惊的情绪，转向手边的实务。“打电话通知泰瑞，他和崔可以轮流排班负责调酒、照顾吧台的工作；崔，等我回来以后再付你薪水。苏琪，服务生的排班表就贴在吧台后面的墙壁上，麻烦你找人顶替艾琳的空缺。”

“没问题，萨姆。”我说，“你需要人帮忙打包行李吗？或者要我去替货车加油？”

“不，我可以自己处理。你有我拖车住家的钥匙，可以麻烦你帮忙浇花吗？我想我顶多就离开几天，不过天底下的事情谁也说不准。”

“当然，萨姆，别担心，有事情随时通知我们。”

我们一起告别，好让萨姆有时间回拖车去打包行李，拖车的住家就在酒吧后面，虽然事发突然，但住得近至少还有时间准备一切。

开车回家途中，我试着去想象萨姆的继父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

情,难道发现妻子的另一面真让他惊骇到采取如此剧烈的手段?或者是因为她事先变身,突然走过去才吓住他?我实在无法想象竟有人会狠心到对自己所爱的家人开枪,只因为对方还有自己不了解的一面。或许唐把妻子的另一面看成一种背叛,或者是因为她蓄意隐瞒,换这个角度来看,我可以理解他的反应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,我读心人的身份恰好能够知道其中大部分的内容,拥有这样的天赋其实没有乐趣可言,因为你听见的内容五花八门,有低级的、悲伤的、可憎的、美妙的……凡想隐藏,不让朋友知道的一面,都有可能,目的就在于保住面子,维持自我形象。

结果了解最少的秘密反而是我自己的。

今天晚上我不由想到自己和哥哥共同的遗传,也就是承袭父亲家族的罕见特征。爸爸生前对他母亲艾黛尔的秘密一无所知,我也是直到去年十月份才得知这件事情,原来奶奶生了一儿一女——就是我父亲和他的妹妹琳达——竟然都不是和她结婚多年的爷爷的亲骨肉。

原来她和一个名叫芬坦的男人有一段露水姻缘,对方是人类和精灵的混血儿。根据芬坦的父亲奈尔的说辞,父亲的精灵血统就是妈妈对他热恋不舍的原因,那种近乎痴迷的反应,甚至把她的儿女排除在外,只得到少许的照顾和亲情,不过这传奇般的基因在他妹妹琳达身上却没有多大的影响力,既没有帮助她躲过最后夺走她生命的癌症,也没有留住她丈夫的心,痴迷就更谈不上了。不过琳达却有一个和我具有相同天赋的小外孙杭特。

直到现在我心里都在纠结,难以相信故事的全貌。我确信奈尔透露的家族史正确无误,唯一无法理解的是奶奶的心情,她想要传宗接代的欲望居然会强烈到让她对爷爷不忠,这一点都不符合奶奶的个性,而且我们一起住了这么多年,也没有从她的脑海中搜索到蛛丝马迹。她总有可能会偶尔回想起自己怀孕的情境吧,生命中这么重大的事情,怎么可能会一直堆在记忆的阁楼里置之不理?

不过奶奶已经过世一年多了,我没有机会再去追问,她丈夫死的时间更早,何况奈尔说我亲生的爷爷芬坦也已离开人世,所以事情到此是